

靠市场化化解产能过剩 促转型有赖深度开放

——2013 年第 3 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上接 01 版)

3、财政收入持续增加,进口税收减少

2013 年 1—9 月, 全国实现税收收入 84412.11 亿元,同比增长 9%,比去年同期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速加快, 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加快 2.4 和 19.2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营业税和消费税增速分别回落 1.2 和 7 个百分点;进口税收增速明显回落,且呈负增长。

4、货币供应持续增长,流动性比较宽松

9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07.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比上月末低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 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31.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比上月末低 1.0 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高 2.4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5.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 1833 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7.28 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 823 亿美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11.27 万亿元, 外币存款增加 385 亿美元。

5、银行间市场成交减少,月加权平均利率稍升

前三季度, 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82.42 万亿元,日均成交 9703 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减少 8.2%。9 月份, 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3.47%, 比上月高 0.03 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3.49%,比上月高 0.04 个百分点。

6、股指触底反弹,上升趋势不明

三季度股指触底反弹,上证综指从低点 1850 点反弹至 2270 点,反弹幅度达 23%。股市反弹反映了三季度国内外经济趋势,美国经济近几个月出现加快复苏的迹象,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信心。国内政府抑制泡沫、调整结构的政策,也对股市注入一定的信心。随着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温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 股指随着经济回升下降有限,且经过二次探底后,展开短期快速反弹。从技术面看,上证综指目前只是呈现长期下行趋势中的反弹,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股市反转和新一轮长期上升趋势。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

权平均在 10%左右,全国的情况也用不着担忧。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人们都把核算方法等技术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如果是绝对数,地区间确有重复计算,全国统一核算确要消除一些在地区看是最终产品,在全国看则是中间产品。但增长率核算,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除非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部分中间产品历年都是作为最终产品。

在经济增长回升的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积累, 不要轻言回稳向好。在结构性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现在的刺激政策可以见效于一时, 如果再度回落,我们将如何应对。

2、投资依赖与产能过剩

今年 1—3 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2%,比上半年加快了 0.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5.8%,大大高于第 1 季度的 30.3%,表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过度 and 更趋严重。于是原来停建的高铁项目纷纷上马,早已立项而未动工的项目,如广东湛江的钢铁项目也已开工。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 占总投资的 25%,房屋销售也比较活跃, 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房价也在一线城市带动下继续上涨,地王频现,也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要求相背而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消费和净出口不同,投资在当期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而建成投产,就转化为新的总供给的一部分,因此,投资的结构直接决定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如果投资于供给不足的部门和产品,那么就能增加供给,满足社会需求,缓解供求矛盾;如果投资于供过于求的部门和产品,那么就会加大产能过剩,造成巨大浪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很多行业和产品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产能过剩并非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症。然而,20 多年来,产能过剩现象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政策收紧有一些效果,政策松动,又死灰复燃。2003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3 号)开始第一波调控时,列入淘汰产能的行业只有 3 个,今年 7 月 26 日—9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连续公布了 3 批 19 个行业淘汰产能企业名单,经历 10 年调整淘汰,反而增加了 5 倍。

根据官方数据,2012 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分别为 72%、73.7%、71.9%、73.1%和 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以钢铁产业为例,2006—2012 年共减少粗钢产能 7600 万吨,但同期新增粗钢产能 4.4 亿吨,新增产能是淘汰产能的近 6 倍。在越亏越损生产的怪圈下,钢铁产能不降反增。另据中钢协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钢铁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 0.13%,1 吨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根冰棍,6 月份钢铁行业的亏损面达 40.7%。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钢铁行业是低端产品产能过剩,2009 年以后出现了部分高端板材产品产能过剩,目前生产高端产品的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低于生产长材和建筑用材的中小企业,产能过剩已经蔓延至全国 26 个主要钢材市场, 几乎覆盖所有 5 大钢材品种。

不仅如此,除了上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以外,有色、石化、如氮肥、电石等一度热销的产品也因供大于求而出现销售困难,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如太阳能电池产能过剩达 95%, 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 60%。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 2 季度末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 78.6%, 过剩产能高达 21.4%。如此普遍的大范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如不能及时化解,将使我国工业陷入长期萧条。

10 月 15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化解产

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将重点锁定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行业,并提出了未来五年化解产能过程的“路线图”。《指导意见》不仅指出了具体的治理目标,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要求“在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基础上,通过提高财政奖励标准,落实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等措施,地方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2015 年底前再淘汰炼铁 1500 万吨、炼钢 1500 万吨、水泥(熟料和粉磨能力)1 亿吨、平板玻璃 2000 万重量箱”。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具体思路,即通过扩大内需消化一批,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严格环保等准入条件淘汰一批。应当说,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真正落实和实施。

产能过剩其所以成为顽疾,病根在体制上和政府身上。以 GDP 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产能过剩产业进入易,退出难,再加上退出企业面临资产损失、债务处理和失业人员安置等现实问题,更增加了调整的困难。要知道,从本质上看,产能过剩是个市场问题。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某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必然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经营中失利和竞争中败北的企业会自动退出市场,整个行业就会回归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用不着政府操心费力。然而在我国,产能过剩是政府行为和政府竞争的结果,也成了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出台的《指导意见》已经是政府今年内第七次强调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过度地干预经济运行,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颠倒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严重,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投资型企业,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且组织得像一个一般的公司,官员行为也更像企业老总,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投资,以便创造更多的 GDP 和更多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但又不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正是地方政府预算的软约束, 可以借助权力,与民争利,将成本转嫁给辖区百姓,进而以招商引资为名,通过土地、税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惠,扭曲市场秩序,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再加上产业政策的失误,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也主要依靠市场,不能主要靠政府,否则,无异于与虎谋皮。要知道,当政府掌握了对过剩产能进行治理的权力以后,市场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也会以种种办法限制市场的作用。

从根本上看,化解产能过剩还要通过改革,改革现行扭曲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体制, 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校正和约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的投资冲动和投资依赖,让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来化解产能过剩。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政府的责任不是强制关闭淘汰落后产能,因为什么是落后产能,不是政府能够判断和鉴别得了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只要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一套先进合理的能耗标准和环保标准,以提高准入门槛,并运用法律加强监管,保证这些标准的严格实施。

在现行的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已经遍及各个方面,化解产能过剩也是一场博弈。《指导意见》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规范准入和执法问责的问题,但是,前者着墨不多,后者寥寥数语,仅用“认真执法问责,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建立健全责任延伸制度”一笔带过。因而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用对外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和经

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对外贸易增长 7.7%,平均看似不错,但其频繁地剧烈波动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关注。1 季度因虚假贸易增长 13.5%,2 季度因打击货物旅行下降到 4.3%,6 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7、8 月强劲反弹超过 7%, 接近经贸委预期 8%的目标,但 9 月份又回落到 3.3%, 而且出口还下降了 0.3%。这样一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从上半年的 50.4%进一步降低到 49.7%。应当指出,走低是必然的,也是经济调整所必要的,它表明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减弱。

虽然月度数据难以代表趋势,9 月份也可能有节日因素的影响,但今年的贸易情况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东盟、印度、南非、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占中国出口份额的 17%,由于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收紧信贷, 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需求趋缓,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但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却出现好转,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洲经济企稳,而美国和欧洲占中国出口的份额要比新兴市场大得多;未来有可能对中国的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中日关系紧张,前三个季度对日贸易下降 7.9%。不过,也应当看到一些新的因素, 由于技术创新,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进步, 能源价格大幅下降, 美国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思路,而我国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再加上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上升, 原来的某些优势在逐渐丧失。当然,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成本仍比美国低很多,哪些制造业能回归,能回归多少,还不确定,但对此决不能忽视。

在“中国制造”优势渐失、临危转型之际,货物贸易不可能再保持前些年高速增长的状态,而服务贸易更令人堪忧。9 月 27 日,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 551 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贸易顺差(1079.5 亿美元)的 51%,虽然服务贸易的总量有所增长,但逆差扩大,不仅吞噬了商品贸易积累的顺差,而且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但在服务贸易中,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却是最大的赤字来源。今年上半年,旅游服务逆差达 357 亿美元,同比增加 64%。如果再看看国内黄金周的旅游情况,那么,我们的旅游业服务差,管理落后,国际化程度低,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

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20 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去年的贸易量世界第一,带动了国际运输市场的扩大和运价的上升。但是,中国的物流企业国际化程度滞后,大量订单被外国物流企业抢占;也鲜有能力在國外建设港口、机场、仓储设施,只好把食品、鲜活商品和大宗商品的运输服务订单交给外国公司,“进口”运输服务。因而运输服务也有大量赤字, 仅上半年就达 263 亿美元,仅次于旅游业。

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如此,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更加落后,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其国际竞争力更差。今年上半年,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只有 28 亿美元,而金融、保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的贸易逆差则超过 170 亿美元。况且,这方面的发展和提升,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与中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落后有关,到今年第 3 季度为止,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45.5%,不仅大大低于美国(80%)等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由于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而服务业的政府管制又较多,高端服务业的垄断又比较严重,资源很难自由地流向服务部门,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其生产要素的参与率和生产率也明显低于制造业。不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服务业很难得到较快的发展。

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挑战在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化交易和电子支付等

新技术的推动下,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服务业的比例逐渐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借助于其在高端服务业中的优势,展开全球竞争,希望打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国日本商会、美国美国商会最近发布的相关报告,都对中國开放金融、咨询、电信、快递、医疗等服务业提出了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对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不必要的管制和垄断,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将会落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重商主义政策,重视引进外资,发展创汇产业,鼓励出口生产。应当说,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做是正确的,不如此,不能实现经济起飞。但是,在 30 年后的今天, 国内产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出口增速下降,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 改善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一着,是发展对外投资, 促进国产品出口。今年 1—9 月,我国利用外资下降了 3.8%,而 1—8 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了 18.5%,也预示了这方面的发展方向。经过 30 年的发展和积累,虽然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关键是我们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有效的对策。

比如,由于重视技术创新、市场扩展和品牌建设,我国本土家电业的部分品牌已经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海尔、美的等家电品牌不断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本土家电品牌市场走强的条件之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一些具有潜力的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到国外进行投资并购,从而提高了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再如,近几年,我国高铁行业高速发展,到去年底,中国高铁总里程达 9356 公里,今年以来,随着宁杭、杭甬、营盘高铁以及向莆铁路的相继开能, 高铁运营里程已达 10463 公里,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相关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虽然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高铁整车、核心组件、技术开始向新兴国家、甚至欧洲出口。此次中泰两国签署《关于深化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我国高铁技术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铁产业链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上游铁路基建,中游列车制造和相关设备,下游运营服务。我国经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再创新,在部分核心技术和组件上已经有所突破,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并在国内的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应用,这就为高铁出口奠定了基础,再加上国内高铁已经基本饱和,更需要开拓国际市场。

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10 年来,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产业链掌控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其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中,中国有 11 家,其中 3 家已经稳居在前 10 强的行列,一些重点骨干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国际市场常见的 26 种工程机械, 其质量不输于外国产品,上半年出口 72.89 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工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打开了走向海外的快速通道。三一重工 27 亿元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 广西柳工斥资 3.35 亿元, 拿下波兰工程机械企业 HSW 的工程机械事业部,徐工机械也并购了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企业施维英。通过国际化并购、重组、整合,中国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以及企业运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些案例说明,走国际化的道路,发展国外投资,拓展对外贸易,既可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又可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是进一步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市场化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和打破行政垄断, 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比如,中国现有 3.6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对外并购, 提供设备出口贷款,支持购买中国设备,使中国企业真正变成国际化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同时也缓解了持有美国外汇资产的风险和压力。当然,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可以择机进入发达国家。其实,当年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在国内建立了那么多三来一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今天我们可以如法炮制,中国企业也可到国外去投资发展。鉴于国有企业遇到的政治障碍和本身的体制缺陷,海外投资失败较多,应当更多地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不仅如此,随着海外投资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提升, 相应的服务也需要紧跟。比如,提供出口设备贷款,就需要发展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 也需要发展运输服务,这样,服务贸易也会发展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提升的必由之路。(下转 03 版)